



三游景阳冈

□ 聊城 谷越涛

来没有了,据说是被苏联人运走了,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特殊元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这段土垛子与景阳冈有什么关系,没有人说得清楚,但我觉得它们之间一定有一段精彩的故事。

我第二次到景阳冈是1984年4月23日,那时我担任聊城地区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,陪同来聊城讲学的著名伤寒学家、山东中医学院李克绍教授游览了景阳冈。我俩在景阳冈石碑旁的合影照片至今保存完好,弥足珍贵。

我第三次游览景阳冈是在2022年9月15日(农历八月二十)上午,与朋友坐车礼赞景阳冈,再次在碑前留影。又经多次探问,我们还找到了那个有神秘色彩、多种神话传说的老潭坑。

老潭坑以其水深、不干涸而闻名。老潭坑的形成有个传说,因黄河发大水,护河金堤中早就埋伏的斩龙剑没能射杀水妖,金堤被冲破后,经

水冲刷而成。至今当地还流传着秦始皇跑马修金堤的传说——

秦始皇刚统一中国就提出“南修金堤挡黄水,北修长城拦大兵”。那时候,黄河年年在濮阳一带决堤成灾。秦始皇下旨要在黄河涨水前,修一条黄河大堤,取名“金堤”。然而,在哪儿修呢?秦始皇骑上马,叫监工大臣跟着,马跑到哪里,堤就修到哪里。他沿着黄河跑了二百多里,马蹄印就成了修金堤的线路。

老潭坑水深、不干涸,龟鳖经年在水中游动,在晨昏的烟雨缥缈中常常导致一些幻象,被当地群众编成神话故事,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。想起这些,站在潭坑边,骤然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景阳冈永存,老潭坑不干。神话传说历久弥新,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,承载着乡愁,憧憬着美好。也许,这就是丰富多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吧!

搬家

□ 高唐 孙志昌

他怎么也不会想到,父母来帮着搬家,会有这么多不顺。

父母一到,父亲就提出来要去新房看看。父亲的这个要求,他必须满足,更何况这个新房父母也赞助不少。一家人去了新房,母亲一进门,边看边说,真好,亮堂,装修得也好看,在咱老家看不到这样的好房子,还是大城市好。一直没有说话的父親说,没少浪费钱吧,装这个有什么用!母亲说,新房,谁家不收拾一下,现在不装修,什么时候装修,你懂啥,少说话啊。他知道,母亲是怕他们不开心,才这样说的。

周末,早饭后,一家人就开始收拾,该打包的打包,该丢弃的丢弃,毕竟有些东西新房里用不上了,即使能用得上的,也跟新房不协调,看上去不美观,就买新的了。

为了收拾东西,他提前买了几个收纳箱。父亲看到后,满脸不高兴,说弄几个纸箱子,用绳子胶带一固定就行了,还花这个钱,真不会过日子。

他本想说点什么,被媳妇拦住了。一旁的母亲说,你少说话,多干活,听孩子的就行。父亲虽不高兴,也不敢说话了。母亲说了,父亲不敢反驳,这是一辈子的习惯了。

父亲和他一起装比较重的东西,先把电视装进箱子里,他说,里面塞结实了,要不,电视晃坏了。父亲拿起沙发上的靠垫就往里面塞,他忙拦住。他拿出一些泡沫块塞进去,有弹性,就能保证电视的安全了。父亲一看他不听话,将靠垫一扔,坐在了沙发上,面无表情盯着他做。他没敢说什么,依旧忙着。

母亲和媳妇收拾卧室里的东西,人家娘俩挺和谐的,一个说,另一个服从,有些还商量着来,不时地还会传出爽朗的笑声。母亲从卧室里出来,一看父亲坐在沙发上,说,你坐着干吗,让你来干活的,不是让你来休息的,你听孩子的就行,咱也不懂。

父亲没好气地说,我休息一会不行啊。母亲也不耐烦地说,行,就你娇气。

他说,妈,没事,慢慢弄。嘴上这样说,心里也着急,这么多活,一个人也不好做,父亲搭把手就好做多了。

他打开鞋柜,将鞋一双一双地摆好,有盒子的放在盒子里,没有盒子的鞋,先用纸塞一下,再用方便袋装起来。他收拾得差不多了,父亲拿过来一个大袋子,就将鞋往袋子里装。

他一看,忙说,爸,不用袋子装,我有箱子,要不把鞋都压坏了,没法穿了。

父亲气呼呼地说,一个鞋也这么娇气,值得占用箱子?你真是一个败家子。

他一看父亲真生气了,也不敢拧着来了,就放下了箱子,接过父亲手里的袋子,他边装边生气,还不敢说什么。心想,真不该让父母来搬家,还不如找同学帮忙呢。

等他装好,父亲用绳子将袋子口捆紧,怕口散开,还拽了拽,这才将袋子放在了门口边上。

后来,又收拾了一些零碎东西,基本是他收拾的。父亲也不动手了。

母亲和妻子将卧室里的东西收拾得也差不多了。

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,客厅里摆着大大小小的箱子,平时没看到家里有多少东西,这一收拾,还真有家业。

晚上,他说中午饭就没吃好,晚上也别做饭了,都挺累的,叫个外卖吧。

媳妇说,多要几个菜,让爸喝点酒。

母亲说,喝什么喝,吃完了早点休息,明天还要搬家呢。

媳妇对他说,你叫就行。

他叫了六个菜,有父亲爱吃的红烧肉,母亲爱吃的拔丝山药。吃饭时,父亲说,红烧肉味道不错。虽然如此,父亲还没怎么高兴。他知道,肯定是因为收拾东西时看不惯他的做法。他也理解,毕竟生活环境不同,会有不同的想法。

晚上,媳妇说,别生爸的气,老人都是过苦日子过的。他没言语。第二天早上,他再收拾东西时,父亲完全改变了,一切都是按他说的办。他一时还不适应了,但也顾不了那么多。

接下来的搬家过程非常顺利。他也不知道母亲跟父亲说了什么。

安顿好后,父亲说让他以后多干点活,别那么懒。

父亲这样一说,他更弄不明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

他想,还是别猜了,父亲高兴了就好。父子之间难免有代沟,慢慢沟通就好了。

小说

连载

布衣诗人谢榛

聊城 武俊岭

(45)

谢榛一听,身子一冷。他连忙回答,回李大,没人给我出主意。我是久慕侯爷为人,才进京谒见的。

谢榛的话一石二鸟:既让崔元听了高兴,又把李秦掩盖住了。

李开先端起酒杯,敬谢榛,说,茂秦先生,请满饮此杯!说完,自己先干了。谢榛随即也干了。

崔元这时发话了,说,大家替谢先生想想,看看在哪个部里给他谋个差事。

高拱直落落地说,侯爷,你与严介溪关系那样好,好得穿一条裤子,直接给他说说不就行了?

崔元听了,脸上立现愠色,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崔元说,你这个河南驴,怎么这样说?

高拱立即感觉出言语的不当,马上说,下官冒犯侯爷,还请见谅!

李开先反应最快,对高拱说,你怎么忘了侯爷的习惯,说错话自罚三杯便是,道歉倒是不用。

高拱顺坡下驴,连喝三杯。

崔元有点严肃地说,高翰林,你不知情,我与严介溪关系虽好,但不如我们之间随便。不是我说你,你得改改你的直性子,不然会吃亏的。

高拱低下头去。

严讷见气氛已是好转,便说,我给吏部的刘侍郎说说,然后伯华再与刘侍郎接接头,这事也就差不多成了。

谢榛十分感动,他站起来,动情地说,初识侯爷,侯爷就这样劳心,这让谢榛感激莫名。我自己喝上一杯,感激侯爷。谢榛一饮而尽。随后,谢榛又感谢三位大人一杯。

崔元本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人物,高拱引来的不快此时已是忘记。他对谢榛说,你放心喝酒,静候佳音吧。接下来,我要说一个高驴子的笑话,你听了一定能多喝几杯。

谢榛看着侯爷,准备聆听。李开先已是发出笑声。而严讷、高拱,却是欲哭欲笑,尴尬起来。

崔元说,严侍郎是苏州人,你看他长得多英俊。嘿嘿,只是脸上有几粒麻子。高翰林作文有打腹稿的习惯,烂熟于胸,然后一挥而就不用修改。苏州俚语,说麻子是盐豆儿;河南俚语管直性人叫驴,直肠驴嘛。这天,两个伙计遇到一块,高拱嘲笑严讷说:公豆在面上。严讷立即应声说:公草在腹中。

谢榛听了,不觉失笑,眼泪流出,但他很快止住,低下头去。

高拱解嘲,说,侯爷高兴,说多少次都可以。驴就驴吧,能吃能喝,能跑能睡,何乐不为?

严讷自然也得说一句,麻子怎么了?侯爷想有,那可难了,难于上青天嘛。呵呵。

谢榛感觉极好。他原来想象着官员之间应该等级森严,但看这几个人之间,却是忘形尔我,虽然也红脸,虽然也斗嘴。

(未完待续)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